

绿萝之念

□查干

写这篇小文时,我是心怀歉意的。盥洗室里有一罐绿萝,为水养。为的是装点环境,改善空气所用。算起来,该有三四年时间。三四年,对人生而言也不算短,更何况对一种羸弱的花卉?

平日里,盥洗室是进进出出的场所。但除了洗漱、照镜、整整衣冠之外,很少去看绿萝一眼。更没有把它放在心上,连给它见见阳光、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都忽略了。没有阳光和新鲜空气,不知它是怎么坚持到今天的。叶,依然绿,只是少了一些自然光泽。枝丫有点弯曲,可能是缺氧的缘故。

那天,天气酷热,盥洗室里甚是闷郁。打开水龙头,抹一把脸,感觉凉爽了许多。遽然,有一股草木的清香,扑入鼻孔,心一喜。抬头,见是那罐绿萝,依然默默地待在那里,似熟悉又陌生。它的这般的无怨无悔的坚持,使我猛然清醒,继而羞愧难当。是什么样的一种冷漠心态,遮蔽了我心灵的窗子,如此对待一个与我们“同甘共苦”的植物朋友。

于是,我把它轻轻地拿了下來,将三片黄叶掐掉,用干净的湿布把所有叶片擦拭一遍,又用微型喷壶喷清水。而后放于阳光不太强烈的地方,打开窗子,让清风微微吹拂它。叶片上留有晶莹的清水一粒,像一滴泪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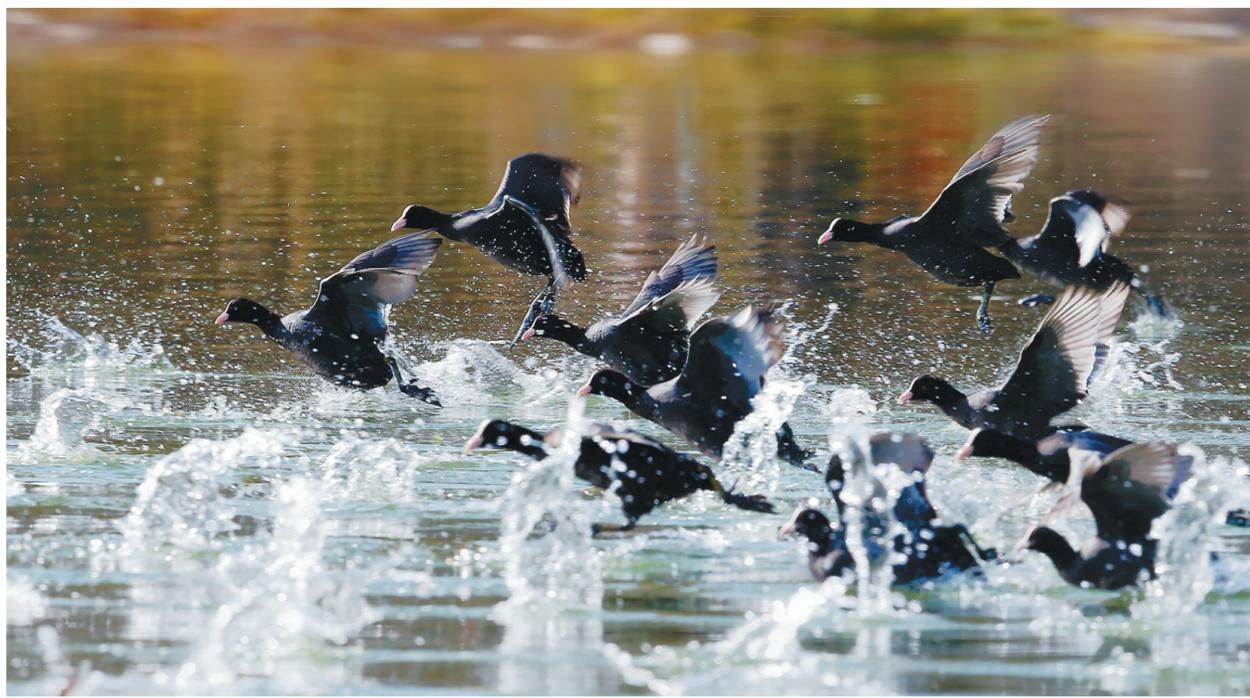
我的心,沉了一下。细想起来,人世间有多少美好事物,曾经被我们忽略?真是难以计数,这是人生的一大缺憾。凡美好事物,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它们不事张扬、煽情、炒作,不媚俗,不出售灵魂,又甘于寂寞,守身如玉。它们的存在,就是德泽的存在,不然世界会变得虚无一片,暗淡一片。

这一罐水养的绿萝,假若被置于阳台上,栽于新土里,一定长得又粗犷又精神,而且定有几米长了。如是,我也不会视而不见了。让它在花盆里生存,也不要长势很旺,是我的设计和需要。它无言地服从我,委屈地活着,净化着盥洗室里的空气。按理,更应得到格外的料理和呵护,然而,

被我忽略了,它却依然如故,不改绿萝应有的本色。它,也是一种盆景式装点,美化着一处生活空间,一待就是几个春秋。

它,当属于美好事物。被忽略,错不在它,而在于我。我干不该万不该,以位置决定它的处境,甚或命运。我喜爱一切的草木和花卉。家里的两个阳台上,养满了花草。我从不迷信奇花异木之类称谓,凡有绿者,我都视为上宾。花木本身,是不会在意这些虚荣的。所谓“岁寒三友”之类,不过是文人墨客借以寄托感情的产物而已。

自从草木花卉被人类分为三六九等之后,命运就有些不同了。在美好事物面前,人又是多么不胜推敲的存在啊?细细琢磨,大朵牡丹、芍药、春兰秋菊,与山野里生长的千百种各色小野花,又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呢?其实,哪一种花卉,原本都是野性的自然之物,无一例外。在当时所处的自然环境里,它们都是一方骄子,被阳光、空气、雨露所呵护,装点着自然之美,净化着大地与心灵。



沙鸥翔集

叶小青 摄

御史村印象

□周刚振

最近,不少朋友打电话问我,你的抖音里拍了那么多辣椒、玉米、柿子、桔梗的照片,都是在哪里拍的?我听后笑着告诉他们,这些都是洛南县的御史村拍的。

御史村,原名叫张村,是由原张村、景旗村、蔡底村合并后改为御史村。明朝时,张村有一位清正廉洁的御史张鹏,在巡视各省吏治期间,秉承先祖张载的“四为”“六有”“十戒”家风家训,在张村留下了许多清正廉洁、亲民爱民的历史典故。人们为了怀念张鹏,便在合村时将张村改名为御史村。

在御史村,秋天好像刚一闪过就溜走了。现在回想夏天,三天两头下雨,且一下就没完没了,雨水成灾。当时到了收获的秋季,雨好像还没下够,百姓们冒雨抢收,把收

回来的玉米剥成光穗子,倒在院子里搭的架上,架上面又用竹竿搭成人字形框架,再用塑料薄膜盖严。说起这抢收,记得一个大雨后的早晨,我沿着村边的田间道路走,只见小路边停着一辆小三轮车。这时,从满是泥水的烟地里钻出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农,身上扛着一大捆刚摘下来的烟叶子,脚下的泥水已漫过膝盖,可他依然吃力地往前挣扎着。他的上衣被泥巴沾满,脸上也满是泥星子,特别是鼻梁上也沾满泥巴,许是他用手擦鼻涕时抹上去的。我赶忙弯腰伸出手,把他和他背上的烟叶一块儿拉了上来。一出地畔,他脸上洋溢起笑容,跺了跺脚说:“前几天,儿媳的胃病又犯了,儿子把她送到县医院住院了,屋里就我一人,收烟叶就是再苦再累,

我心里也高兴着哩,你看这一片片烟叶,就是一张张人民币啊!”我被他的话感动。

我们两人继续往前走,拐个直角,顺水泥路走向另一大片玉米地。这里,有十几个老农在收玉米,他们说:“现在的娃们有娃们的事情,这庄稼活,你就别指望他们,让娃们安心挣钱去!”虽说这收秋的话很重很苦,可心里装着满满的喜悦。

回到村里,已是下午三点多,有几户人家的院子里响起了有节奏的声响,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老人在用连枷打豆子。如今已有好多年没见过打连枷了,过去在老家,每年收麦天,老家人总是拿连枷打麦子,现在早不用了,所以这久违的连枷声听起来是这么亲切、悦耳、舒心。于是,它又唤

起了我早已封存了的记忆。我赶紧从大伯手中要过连枷,右脚跨出一步,双手抡圆连枷重重地敲打在豆秆上,豆秆在连枷下翻卷,一颗颗金色的大豆在脚前跳跃,心里感到是一种长久压抑后突然寻找到释放后的舒服。

这几天天气放晴,正是山里人打晒粮食或者到地里砍玉米秆平整土地的日子。小院玉米架上的塑料薄膜早已揭去了,露出一架一架黄灿灿的玉米棒子,大豆已脱离完毕,早就晒到场院了。

小院的柿子树上,一个个小红灯笼似的柿子挂满枝头,象征着御史村人们生活的甜美;村中的小路上,偶尔开过去一辆满载烟叶的农用车,一车金黄色的烟叶,给御史村增添了一道别致风景。

寻找古树的下午

□陈涛

枝,四四方方,长宽各有六七十米。在树林中间,有一半面积是地砖铺就的休闲场所,三个咧咧学语的孩童正在泥制的乒乓球台上蹦跳。

快步踏上三级台阶,走到一棵树前,围着它仔细端详。一时无法断定,这是否就是所要找寻的那些古树。再找一棵来看,在头顶略高的位置看到一块巴掌大小的绿色铁牌,最上面两个大字:古树。后面还有一个括弧,里面同样有两个字:二级。树是桧柏,年代至今约100年。

如果用修禕来形容桧柏,那油松用遒劲形容最为合适。桧柏有君子之风,豪气凌云,油松若老者,孤松盖盖,沧桑扑面,且张力十足。覆盖着厚厚松针的地面在脚下发出美妙的声响,尚未溶化的白雪点缀

其间。数过几次,油松共有5棵。

慢悠悠沿着树林四周走完,发现这里的古树主要是桧柏和油松两种。油松数量少,只有5棵,桧柏多一些,我按照铁牌数过两次,结果对不上。那林中起落以及扑棱棱被惊飞的灰喜鹊,原本是极美的景象,却加深了我的沮丧。在我第四次计算时,我注意到有些树的下部被涂抹了白石灰,这是防止虫害的常用做法,我脑海中闪现出一种想法,是否可以通过这些印记来判断是否古树。事实也是如此,这是古树的特殊待遇,结果也就迅速得出。这方天地里的33棵桧柏,树龄最长260年,最短的100年,绝大部分的树龄都在200年以上,它们与油松以及那些年轻的树们共同生活在这里。

沙漏

□同亚莉

沙子无声迅速地漏下
如雨似线
地球万有引力的作用
万事万物皆不可以例外
一颗苹果
奠定了牛顿在物理界的地位
另一颗苹果
乔布斯独占了世界鳌头

什么时候,我可以
静静地躺在苹果树下
无所事事地看着
苹果由青色变为红色
苹果树上无垠的天空
用一道闪电
剪开云彩的行囊
将我少年的梦想唤醒

沙漏的天职用来丈量时间的脚步
虽行色匆匆但却一丝不苟
春夏秋冬的交替也被沙漏的魔法主宰
它也曾温柔地替人们打开了风的门窗
每一寸光阴的流逝注入了人们眼中
在“刷刷”的声音中无情又无奈

每个人左右不了自己生命的长度
但可以拓宽生命的宽度
上天赐予每个人的沙漏
装着什么样的沙子

是海岸边经过暴风雨洗礼的
是高山峡谷未被尘世污染的
是幼儿乐呵呵千万次抓了又漏下的
上面写满字又被风吹掉的
都聚合成人生的厚度
在沙漏里最后一粒沙子流出时
丰盈了灵魂和前行的道路

(作者单位:陕汽集团)

岭南冬暖,大雪天稀罕,每当寒流带来零星雪花,或是一夜薄雪晨霜似的覆盖了大地,我都不由地吟起《我爱你塞北的雪》,也不自觉地会想起曾经“北国风光”的生活经历,常常念叨着故乡的雪以及儿时的许多印记,希望能有一场大雪普降。

雪在名家的作品里,时而洁白丰腴,时而漫天遍野,时而荧光点点。无论古人“留下的”雪,还是今人“创作的”雪,其作品词墨,饱含溢美喜爱的意兴之余,也常畅思高歌感怀,继而挥斥豪情寄撒宏愿。为雪赋词,画雪逸韵,雪被慧敏的灵感加工出许多意象,也被精巧的艺术浸染了许多色彩。有雪添景,赏雪怡情,迎雪添欢,甚至被雪困顿,雪为大地披银换装,丰富着人们创作素材的同时,也让雪地生活的人们独享了不少体验。

幼年童真,每当瑞雪盈门,常有独自难以忘怀的特殊感受。站在自家屋檐下,呼吸着雪天空气,仰望天空无雪絮源源降落,庭院上下慢慢聚起厚厚雪被,直至厨房渐渐飘来臊子面香,尤感温馨甜暖;或是偶遇晶莹剔透雪簌簌初下,独处在雪地里码放储冬的柴黍堆前,听着粒粒雪花敲打枯叶的沙脆脆鸣,偶有鸟雀喳喳振翅传声,不知天籁相伴,忘却吩咐,忘乎所为,至今仍觉恬然静谧;拟或是恰逢大雪迎送除夕,赖睡在掺雪拌糠、悉心填腹的防燥火炕上,隐隐晨竹爆震,夜深千里八乡,更觉旷原似谷空荡无妨,心也似乎宽当了许多。

少时天寒,冬静人寂,雪深夜长,每有童梦乐醒,常见织机未停、织锦不眠,像是交错了时昼一般,依旧谱奏着静夜里的织音;或是依见纺车轻轻摇影,便会央求再听那个古老故事:“公冶长,公冶长,南山背一只羊,你吃肉来我吃肠……”头依纺身,感和着起落收放、回转画圆的纺车节拍,凝视着壁上忽大忽小、忽远忽近往复不绝的纺车影,相伴着三重一缓的纺声音律,想象着白雪黑夜、人辨鸟语、高山深处……不知不觉就又回过了梦乡。

雪伴寒来,花开人间,平添了素冬里寂寥沉静的动景妙趣。近看雪铺银被,工镂雕刻,如海绵留空,似蚁房有宫,犹为不同者,是其穹梁顶栋横交斜竖皆如汉白玉柱,厅堂连连,玉室隔棚,犹入迷宫。环窥厅室,璞珙朴琢,未见刀凌斧痕,未有龙纹凤纹,亦无凤琅凤璫;巡视殿宇,四面叠檐,八方延绵,亭榭依倚,廊阁曲环……银梁晶柱,玉楼榭宫,引人遐思,让人品味。

如今远离故土,久不返乡,难见鹅毛纷舞的飞雪气象。每到冬季,满目翠绿,尤似春俏,常常幻想天降大雪,以能消霾、润物饰景,亦以重复童年故乡难舍的依恋,还原儿时所能拥有的宁静,可它似乎也怕功利蒙蔽,或是有意与人捉迷,偶尔飘上几片便匆匆离去,只留下些对它的无尽思恋。

思恋冬雪

□王锐